



Ca Men

卡门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法]梅里美 著 • 乌撒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卡门



[法]梅里美 著

乌撒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门/(法)梅里美(Merimee, P.)著;乌撒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 1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ISBN 7-80623-673-2

I. 卡… II. ①梅…②乌…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404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24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8.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102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73-2/I·476	定价 14.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梅里美 (1803—1870) 法国作家。作品有剧本集《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包括五个剧本) 和历史剧《雅克团》, 长篇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和中短篇小说《玛提奥·法尔贡奈》、《攻占棱堡》、《塔曼果》、《高龙巴》和《嘉尔曼》(又译《卡门》) 等。作品以结构精巧、文字讲究著称。



策 划：单占生

统 筹：李 辉

责任编辑：李 莉

责任校对：伊春萍

美术编辑：吴 月

装帧设计：

按照地理学家们的说法，门达古战场是在巴斯图利-波尼地区，坐落在马尔贝拉以北八公里左右的地方，靠近今天的蒙达，但我怀疑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根据无名氏所撰写的《西班牙战争》一书，以及从奥苏那公爵珍藏的书籍里所得来的少量资料进行推测，我觉得应该到蒙蒂利亚附近寻找这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在这里，凯撒曾经孤注一掷地同共和国的卫士们决一死战。1830年的初秋，我刚好在安达卢西亚，就作了一次相当长距离的远行，以便把剩下的疑点弄明白。我希望我即将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能够扫除那些善意的考古学家心头存在的疑团。不过，在

我的论文还没有为整个欧洲的学者解决这个困惑他们的地理问题之前,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它对我们判断门达的真正所在地这个有趣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妨碍。

在科尔多瓦,我雇了一个向导和两匹马就出发了。我的行李并不多,只有一本凯撒的《回忆录》和几件衬衫。一天,我们在加塞那平原的高地上奔跑,烈日当头,烤晒着人的肌肤,人又渴又累,都快昏厥过去了,我恨不得把凯撒和庞贝的两个儿子都送去见鬼。这时,我突然发现,距我们正在走着的小径很远的地方,有一小块绿草地,上面稀稀疏疏长着些灯心草和芦苇。我就想那附近应该有泉水。果然,当我走近去一瞧,原来我认为是草地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片沼泽。我分析,可能有一条小溪从卡布拉山脉的两座特别高的支脉中一个窄小的峡道里流出来,流到了沼泽里。我于是得出结论,如果沿着小溪往源头走,肯定会找到更清凉的水,里面没有这么多的水蛭和青蛙,或许还可以在岩石间找到阴凉的休憩处呢。一进峡道,我的马就仰天长啸了一声,另一匹我还看不见的马,立刻随声应和。走了不到百步,峡道豁然开朗,在我面前敞开一片圆形剧场似的空地,四周环绕着峻峭的山岭,把空地完全护了起来。对旅行者来说,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休憩了。在陡直的岩



石脚下，泉水汨汨而出，直泻入一个小水池里。水池底下，铺着一片雪白的沙子。五六棵挺拔的橡树，亭亭玉立在水池边，用它们浓密的树叶为水池遮阴。水池周围长着一片绿油油的细草，人可以睡在上面，方圆四十公里以内没一家旅店的床铺有这么好。

我不能炫耀我最先发现了这块雅静的地方，一个男人早已在那里休憩。我进去的时候，他一定是睡着了，是马嘶声才把他惊醒了。他站起身子，走到他的马身边，那畜生早已趁着主人睡觉的当口，把附近一带的草啃了个够。那人是一个青年壮汉，中等身材，看起来外表很结实，目光阴沉而怠慢。他原来的皮肤可能很好看，由于经常在外面日晒雨淋，皮肤变得比他的头发颜色还深。他一只手牵着马的缰绳，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短铳枪。我承认一开始这支短铳枪和持枪人凶巴巴的样子使我有点震惊，但可能是我听到的强盗故事太多，又从来没有真正遇到过，以至于我再也不相信还有什么强盗。何况我曾经见识过不少武装到牙齿去赶集的憨厚农民，所以不能一看见武器就怀疑这位陌生人的道德品质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想，他拿了我的衬衫和我那本埃尔泽维尔版的《回忆录》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对这位拿枪的汉子极随便地点了点头，还微笑地问他：我是不是打搅了他的瞌睡。他没有马上回答

我,而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似乎对察看的结果很满意。他又照常把我雇的那个正在走来的向导打量了一番。向导见到那人突然脸色大变,停住了脚,显得十分害怕。我心里咯噔起来:“坏了,碰上坏人了!”为了谨慎,我决定不动声色。我下了马,叫向导把马鞍卸掉,我则跪在泉水旁,把脑袋和双手都浸进泉水里,然后匍匐在地上,像那些舔水喝的无能士兵一般,长长地喝了一口水。

之后,我仔细瞅了瞅我的向导和陌生汉子。向导十分勉强地走了过来;陌生汉子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已经放开他的马,手里那支短铳枪先前枪身是平拿着的,现在枪口已经朝下。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别人不尊重自己而生气,于是我就躺在了草地上,很随便地问持枪的汉子有没有带火。同时,我拿出了我的雪茄烟盒。陌生人始终没有吭声,在口袋里寻摸了一阵,拿出他的火石,赶紧为我点火。很明显,他现在已经和气起来,坐到了我的对面,可是他手里的枪还是没有放下。我的雪茄点着以后,在余下的雪茄中我挑了最好的一支,问他抽不抽烟。

“抽的,先生。”他回答。

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发现他发S音并不像安达卢

西亚人，因此我得出结论：他同我一样是旅行者，只不过不像我是个考古学家。

“您会发现这支烟的味道很不错。”我一边跟他说话，一边递给了他一支正宗的中型哈瓦那雪茄。

他向我轻轻点了下头，用我的雪茄燃上他的雪茄，又向我点了下头表示谢意，然后很愉快地抽起烟来。

“啊！”他长叹了一口气，同时把第一口烟从嘴里和鼻孔里缓缓喷了出来，“我好久没抽烟了！”

在西班牙，你要是送人一支雪茄人家接受了，就能建立起友谊。出乎我的意料，这位汉子竟然很健谈。他虽然称自己是蒙蒂利亚区的居民，却似乎对这个地方不太熟悉。就连我们所在的那可爱的山谷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这附近任何村子的名字，他也说不出来。最后，我问他是否发现附近有残垣断壁，卷边的大瓦片和石雕，他老实承认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玩意儿。然而对马，他却表现出很有学问。他批评了我的马，这不是多难的事情。之后他向我讲述起他那匹马的来头。这的确是一匹良种马，据它的主人讲，它极其坚强耐苦，有一次不是飞奔就是疾跑，一天跑了一百二十多公里。陌生汉子正滔滔不绝说得来劲的时候，突然顿住了，仿佛觉

得自己的话太多了,对自己有些不满意——“我要马上到科尔多瓦去,”他有点尴尬似的继续说,“我有一桩案子要向法官们申诉……”一边说,他一边朝我的向导安东尼奥望去,向导立即把眼皮垂下。

这地方既阴凉又有泉水,我顿感身心舒坦,不由得想起了蒙蒂利亚的朋友在向导的褡裢里放的几根火腿。我叫向导把火腿拿出来,同时也邀请这位陌生客人跟我们一起进食。如果说他很久没有抽过烟了,那么他吃东西的表情,更让我认为,他至少在两天内没有吃过东西了。他简直不像是在吃东西,而是在狼吞虎咽。我想,这个可怜虫遇见了我,真是上帝保佑。我的向导却吃得很少喝得也很少,一声也不吭。虽然我在一开始旅行的时候,就发现向导是一个无比爱说话的人,可是有了客人在场似乎使他觉得拘束。某种相互怀疑的气氛让他们两人产生了隔阂,我却猜不出具体的原因。

最后的几片面包和火腿已经吃完了,我们每人又抽了一支雪茄。我命令向导把马具安置好,正要向新朋友辞别的时候,他却问我今晚计划在哪里过夜。

向导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回答他说我

准备住在奎尔沃客店。

“以您的身份，先生，那可是糟糕透顶的地方……我也想去，如果您允许我奉陪的话，我们可以同路。”

“非常愿意。”我一边说，一边骑上了马。

向导帮我托着马镫，又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我耸了耸肩作为回应，似乎在安抚他说我很放心，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安东尼奥那些不安的眼色，陌生汉子偶尔流露出的几句话，特别是他一口气骑马走了一百二十多公里，以及他对这件事所作的不太合乎情理的解釋，早已在我心里形成了对他这位旅伴的看法。我一点也不怀疑跟我打交道的人是一个走私贩子，或者是一个强盗，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很熟悉西班牙人的性格，对一个和我一起吃过东西和抽过烟的人，我尽可以把心放到肚里，不必担惊受怕。有他在一起反倒可以保证路上不再害怕碰见别的坏人。何况我也高兴认识一下强盗到底是怎样的人，因为强盗可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与一个危险人物在一起，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了诱惑，如果发觉这个危险人物既温和又善意的话，那就更叫人高兴啦。

我很想慢慢引导这个陌生汉子对我说些推心置腹的话，尽管我的向导不停地向我递眼色，我还是故意把话题引到了一些江洋

大盗的身上。当然啦,我是恭恭敬敬地说起他们的。那时候,安达卢西亚有一个叫何塞·玛丽的大盗,他的事迹被人们挂在嘴上。我就想:“我会不会是跟何塞·玛丽走在一起呢?”于是我说起这位英雄的故事,当然都是赞美他的,对他的勇敢和气量表示很崇拜。

“何塞·玛丽不过是一个小丑罢了。”陌生汉子冷冷地说。

我暗地里想:“他这是对自己的公允评价呢,还是太谦虚了?”因为我越是打量这位伙伴,就越觉得他与何塞·玛丽的特征很符合,在安达卢西亚的许多城门的缉捕告示上我看到过这些特征。不错,准是他:金黄头发,蓝眼睛,大嘴巴,齐整亮白的牙齿,纤细的手,质地良好的衬衫,有银纽扣的天鹅绒上衣,白皮的绑腿,一匹栗色的高头大马……毫无疑问!不过,既然他隐姓埋名,我就得尊重他的秘密,难道不是吗?

我们到了客店。那客店就如同他描写的一样,是我到过的最糟糕的地方。一大间屋子既做厨房,又做饭厅和卧室。火生在屋子中间一块扁平的石板上,烟就从屋顶中央开着的一个窟窿里透出去,或者不如说烟已经停在那儿,在离地几尺的地方形成了一股云雾。沿着墙边的地上,铺有五六张旧驴皮,当旅客的床。离这房间——或者不如说离我刚才描写的唯一的屋子——约二十步远的位置,



